收藏與旅行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我一生無不良嗜好，不煙不酒，就是酷愛收藏和旅行。收藏愛好是自小養成的。父親是個作家，煙不離手，所以開頭是收藏爸爸抽煙遺下煙包和火柴盒。後來嫌這些收藏品太大太累贅，於是改收藏父親信件中的郵票。

集郵成為我平生最重要的嗜好，現存在郵票甚多。可惜年紀老邁，無心整理，而子孫竟無繼承者。現電腦流行，青少年兒童都迷於網上遊戲，這些實物收集，已逐漸衰落了。

早年酷愛集郵，青壯年時每有假期，必外出旅行，於是遊遍世界六大洲約七十個國家近兩百次。在中國，除了西藏之外，其他省市自治區都已去遍。在世界，除了南北極之外，都大致去過。比如歐洲，東西南北，去了逾十次之多。中南美洲和東南非，也去過幾次。至今已風燭殘年，遠遊不再。但近年如有遊伴，仍願登上遊輪遨遊。可惜老伴和昔日老友同遊者，大多已去世。撫今思昔，不勝唏噓。

旅遊和收藏，是一對孿生兒。旅遊到了異邦，看見人家的一些土特產，或者一些紀念品，總想買下一些，或留作紀念，或餽贈親友。愈買愈多，購買與贈送並不對等，因而積存紀念品不少。比如歷年積存的各地火柴盒，已有一小箱，由於這是易燃物體，只好棄去火柴枝，留存火柴盒。再如郵票，如不洗盡底膠，或用膠套套住，也易粘住。但這些工夫，已無興趣再作矣。

年老力衰，旅遊和收藏這兩個嗜好，都受到相當約制。老實說，興趣也逐漸淡薄。面對天真活潑的小孫子，只想和他玩耍，可惜爺爺有心，孫子無意。他只寄情於他的平板電腦，和看電視熒幕上的卡通片。前者爺爺不懂，後者爺爺無興趣。爺孫並不投契，因而逐漸疏離，所謂代溝，信然！

周日在家，小孫子和他的爸爸，或去游泳，或去打網球。於是孤家寡人，為排除寂寞，只好寫作再寫作！來日無多，只有大女兒最孝順，每每作陪，真難為她了。

感恩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早前因為適逢美國感恩節，在主持電台節目的時候，也有很多聽眾跟我分享這個節日的喜悅，包括有很多人也期待着這個大減價的節日購物，而且他們也覺得這個節日是一年裡面非常重要的，跟新年同樣重要。雖然身處香港，沒有什麼的感恩節，但因為可能自己以前也是在加拿大生活，從前已經懂得感恩節是一個怎樣的節日，亦都明白到農夫能夠每年大獲收成也是應該要感恩，所以跟聽眾傾談的過程當中，也不期然的投入去了，所以當天晚上也選播了一些有關感人的歌曲與聽眾分享。其實自己一家人也有着感恩的心，這不是稱讚，只是覺得能夠有這顆感恩的心，希望可以與讀者分享，就好像我跟弟弟當遇到一些開心的事情，我們也會感恩，而且會覺得是上天給我們的禮物，就好像早前有機會到大阪工作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在接到這個工作之前一個月，弟弟某天曾經跟我說，如果有時間的話，好希望我們兩兄弟可以到日本旅遊，輕輕鬆鬆的享受旅程，結果過了一段短時間之後，便接到這個開心的工作，所以我們當時也非常感恩，因為始終是一個提供免費機票及住宿，還會給工錢的工作，這豈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那當然應該要感恩。

其實這個例子可能比較少機會出現，就讓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給你們參考。我相信很多人每天回到家的大廈，也需要乘搭電梯，但如果有一天當你進入大廈的時候，看見電梯門正正為你而開，而你又無需要等待長時間便可乘搭，這不也是一個很好的感恩機會？其實這個例子就發生在上星期，當我工作完畢回到家的大廈大堂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那部電梯自動開門，你知不知道當時我說什麼，我當時就說：「謝謝。」你會不會覺得我很奇怪，為什麼會自言自語，我就是這樣的人，當在生活上遇到任何事情，我也會自言自語的作出批評或讚賞。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無論是從網上或手機傳來的片段，大多數都是爭吵、鬧交有關的，其實已經看厭了，為什麼我們不放下那些憤怒的心情，就算遇到一些突如其來而自己又不可接受的事情時候，用溫和的心情去對待，我覺得反而舒服一點，憤怒始終對身體不好，以平常心看待每一件事情，對自己好一點，這是我的做人道理，正如有一些身邊的朋友經常埋怨公司或同事的不是，我其實也不想去聽，甚至不想回應，我真的覺得事情來了惟有接受，只要不是傷害性的，大不了過了一天便忘記，不希望把仇恨記在腦內，因為我的腦袋有很多重要及開心的片段需要儲存，不想浪費這些天給我的好東西，所以由今天開始，我們不如憑着感恩的心去過生活。

鴟梟豺狼在、唯盼雄雞出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近日又想起曹植的《贈白馬王彪》詩，這首詩如果不是當年入選香港中學課程必修範圍而被迫學習，則以中國傳統詩詞韻文經典之浩瀚無涯，恐怕會無緣識荊。執掌教育的宿儒高官一個決定，便影響了一代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國語文教育剛經歷廢除指定範文學習的十年浩劫，遂令好幾十萬香港人失去了一場中國文學的共同經歷。

於此詩印象較深的兩句是「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鴟梟大概是貓頭鷹的一類，歐美文化將貓頭鷹視為智慧的象徵，中國傳統卻認為是不祥物。中西文化差異，於此可見一斑！衡是中式馬車前方的橫木，軛是約束馬匹的曲木，鴟梟忽然全不畏人，不往別處而有恃無恐的公然在車前怪叫，自然是不祥之兆。兩年前的甲午是一百二十年前中日甲午戰爭後的兩個甲子，香港出現了兩個多月的亂象，筆者躬逢其事、親歷其境，經常便想起曹植在前路茫茫時寫下的名句。在電視新聞所見，有一幕印象很深刻，畫面中有自稱學生的路霸，聲言要港島地鐵銅鑼灣站的工作人員關閉入口，原因是「學生不能接受」。這就很有「鴟梟鳴衡軛」的況味，今天大都會的運作，倚靠集體運輸多過私家車。路霸佔據主要交通幹道兩個多月，則是「豺狼當路衢」了。

近日卻常想起接下來的兩句：「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間是離間。讒是讒言，巧是巧語，按近年香港的潮語，稱為「語言偽術」。近年在香港抬頭的「分離主義」可說是無中生有，什麼「城邦論」、「民族論」等等，都是披上「學術自由」外衣的謠言和盲詞囈語。最令人無奈的，卻是一大批大學教師、中學教師惡意蒙蔽學生，借「台獨」的一套用在「港獨」。誤人子弟，罪大惡極。香港人要以新的「香港民族」建國，那請先停用中文、停吃中菜，更重要的應該是棄用由父親處繼承的中國漢姓！

曹操熱愛文學，與子曹丕、曹植都是大作家，世稱三曹。再加丕子叡（或云極可能是袁熙的遺腹子，本欄曾經談過），則是「三祖一陳」，曹操、曹丕、曹植的詩都稍讀過，曹叡的作品則未有工夫去找。曹丕、曹叡做過皇帝，曹操則被追尊為帝，曹植則曾被封陳王。

南北朝文學批評大家劉勰的《文心雕龍》比較丕、植兄弟云：「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文帝是曹丕的諡，思則是曹植的諡，兄弟的文學成就各有千秋。曹丕防猜諸弟，欠缺人君的度量，當世人大多只知曹植七步成詩，於三曹文學所知無多。「位尊」與「勢窘」遂左右後世對二人的評價，劉勰所言極是。

頻年以來，反對派的老字號不斷敗壞香港社會的道德，後起的訟師黨則摧殘法治。現時香港一眾年輕識淺的「小鴟梟」、「小豺狼」正正是在這樣的環境成長，他們倒是很在意「位尊」與「勢窘」之別。他們認為自己有權任意侮辱和謾罵公職人員，甚至禍及家屬。

近日「老鴟梟」、「老豺狼」言行又轉囂張。妖氛邪氣仍在，哪有「和解」的條件？明年歲次丁酉，酉配雞，會否「雄雞一唱天下白」？

百花芬芳

百家廊 陶然

仔細一數，今年竟三次北上，而且都集中在九月和十一月、十二月，連我自己都意料不到。這第三次，是應邀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住在北京飯店。

名堂似不小，只是每天的自助餐伙食很一般，聽說標準倒不低。其間兩次外出，一次是來自天津的代表王松召集幾個人晚餐，就在北京飯店附近，人人吃得人仰馬翻。王松是二零一一年在廬山寫作營結識的，上一屆作代會（二零一一年）還曾喜相逢，平時極少聯繫，有點相忘於江湖的味道。有一次，他來電邀我去廣東參加筆會，但我終於沒去成，至今遺憾。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互相惦記着的。

其實，廬山那次，還見到徐坤、魏微等人，她們也參加這次作代會，徐坤通過短訊，但她們住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終於沒碰上。倒是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式上碰見魏微，只是閒聊幾句。後來通過電話，她正在外面和魯迅文學院的舊同學聚會，後來大家都匆匆，沒來得及當面說再見，便各自散去。記得去年冬天在廣州開會，也在飯桌上見面，不知不覺竟是一年又過去了。

這次散了，幾個人也就各自回去，並無聯繫，真有點江湖相聚江湖散的味道。但人生何處不相逢，那天一大清早，我們便乘預定的車子趕去機場，車過建國門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不久，司機的手機鈴聲響起，一聽那對話，就知道大事不好了。原來還有一位也要趕飛機，漏掉了。此時再申辯也沒有用，還是回北京飯店接回他吧！見我們着急，司機一面道歉、一面安慰，時間還早，來得及！急回頭，天還發黑，紅綠燈亮起紅燈，大街上沉靜，偶有幾個行人戴着口罩、穿着羽絨服、縮着脖子匆匆在人行道上掠過，但紅燈依然亮着，我們不免心焦，C說，反正沒車輛，開過去算了！但司機卻說，萬一給發現，可擔當不起呀！北京可管得嚴呢！如此，我們作為客人，也不好說甚麼了。

終於，綠燈了，車子像一支箭往前衝，風馳電掣開回酒店，探起頭來，暗夜中一望，咦！那不正是前晚新結識的杭州《江南》主編鍾求是！他也立刻認出我來，彼此本以為道別後再見不知何時，竟又很快就重逢的快感，讓題隨即漫無邊際地湧來，暫時忘卻趕時間的煩擾了。

在會場上，與廣州著名文學評論家謝有順喜相逢，和他是老朋友了，但雖然惦記着，可是就像一般都市人一樣，不致相忘，卻甚少直接來往。去年底，倒是在廣州的一個會議上見過面，但更讓我開心的，是在這次會議上。之前因為會場上人多，找不見，他就在我座位上留下一方他求得著名篆刻家鍾國康為我刻的圖章，留字謙稱，石頭一般，但篆刻家非常有名，已經刻了兩年，一直找不到機會送上。著名小說家、也以書法名世的賈平凹這樣寫鍾國康：「關於他社會上有許多傳言，說他相貌奇異，舉止常出人意料。說他飯量極少，精神張狂。說他自製墨和印泥，弄得屋裡臭氣不散。說他外出開會，車廂就是放一筐印石，三五天回來那印石全刻了，然後一筐一筐的作品就存封在那一間專門的房裡。說他好色。說來求印的，一枚印兩萬，若討價，就二萬五，再討價，就三萬，還要討，便起身送客了。說現在有許多人在社會上收集他的舊印，有收集到一百枚的，有收集到二百枚的，還在收集。說有大老闆正在籌劃給他建藝術館。」「我看着他，總想，這是個甚麼人呀，可能前世是鍾馗，今世才一身鬼氣，又邪而正，正而大嗎，或許是關公門下吧，玩的是小刀，使的是大刀的氣勢。」走筆至此，應該知道鍾國康的分量了吧。謝有順又送我一本精裝的《小說中的心事》，他對小說藝術的思考，令我受益不淺，讓我更多的是無言感激。

當然不會忘記另一位當紅文學評論家吳義勤，當我認識他時，他剛攻讀完文學博士，當他在山東師範大學當教授時，我去濟南看他，他帶我去看濟南名勝。記得那次武漢《芳草》主編、小說家劉醒龍還特地飛來會我，促成《香港文學》《芳草》合辦「女評委獎」，並且應邀去了一次天津，見到大學同窗、書法家、啟功入室弟子陳啟智等人。後來他調到北京中國作家協會，先是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接着升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分管作家出版社，任社長。我們的友情依舊。

這次大會極繁忙，他為沒能與我私下吃飯抱歉。前一屆作代會，他是山東代表，我們同住北京飯店，有一天中午，他請張煒和我去附近王府井大街的全聚德吃烤鴨，那情景記憶猶新。

還意外見到另一評論家陸文虎，這位前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那回在北師大，見到他一身戎裝，如今既已退任，也就平民打扮了。

在作家雲集的這個大會上，見到的熟人當然不止這幾個。一到北京，就跟舒婷通電話，但他們團不住北京飯店，而是住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頗有一點距離。說好開大會時碰面，不巧，那天早上我忘了開機，她打了好幾次都不通，只好放棄。本來約好晚上幾個人一起吃飯，突然她來電說，晚上他們主席團要開會，只好取消。所幸，在會場上還抽空合影了一張相留念。

那次在北京飯店開完會，我往住處走去，在會場外面的台階上見到蘇童，正在抽煙。我喊了他一聲，問他是否又調回我們母校北京師範大學？他笑道，是調了，但他一般都住在南京，有課上的時後才回北京。我又回想起二零零六年十一月的第七次作家代表大會，會後，當時北師大文學院院長張健邀請參加作代會的校友回母校，也見到蘇童、莫言、畢淑敏、劉恒等校友。

那時遲子建有其他事情沒參加。但此次雖然大會期間沒能見到，可是最後一晚在人民大會堂欣賞文藝節目時，見她就坐在我們桌子的前面，趨前去閒聊幾句，並且留影。至於素素、陳丹燕等人，也都是匆匆一見，互道珍重而別了。

大會閉幕，人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何時再見，端的是須看緣分了。

應人性化去考慮問題

七嘴八舌 焯羚

日前接到醫院管理局機構傳訊經理王先生的電話，王先生表示十二月十三日文匯報副刊專欄的「翠袖乾坤」文章「港事兩則」談及有關公立醫院不容許公眾使用院內的供電插座作手提電話充電用途，醫管局希望闡釋本局的立場。聽完後立即答應他，因為他們反應夠快肯認真對待和關注外界對他們的意見，公營機構就應這樣，不能只設個錄音電話，等人花廿分鐘也查詢不到想要的答案。所以向作者小臻借版面，讓他們表達立場的機會。

直錄他們來信的大部分主要內容如下：「公立醫院在病房、候診大堂和病房走廊等公眾地方都設有供電插座，主要是方便醫院員工日常運作服務（例如連接血壓計等醫療儀器、清潔、維修以及電子告示板等）。該等插座設有安全裝置，保護醫院整體電路運作安全。假如有市民擅自使用該等插座作個人用途，例如為手提電話充電等，使用不當便會引致電力短路，造成火警危險，並觸動醫院的安全裝置，即時截斷整體電路中受影響部分的電源，以保護整體電路，令醫院部分地方沒有電力供應，直接影響病人服務和醫院運作。過去兩年，公立醫院曾發生四宗因市民涉嫌擅自使用供電插座，引致電力故障或有潛在火警危險的事件……醫管局重申，市民應適當使用公立醫院資源。對於有市民涉嫌擅自使用該等插座作手提電話充電等私人用途，醫管局並不容許……」

坦白講他們的來信只是解釋為何不容許公眾使用院內的供電插座作手提電話充電用途，醫院職員可使用的原因，沒有解答到醫院可否解決市民手機沒電的應急方法。這當然不是傳訊部門可以決定的問題，但醫管局管理層是否開始從人性化角度考慮，設立措施容許病人或家屬有途徑充電應急呢？因電話沒有電，聯絡不到親友怎麼辦？入院後有重要事通知公司怎麼辦？借公共電話也沒用，因許多人的電話號碼只靠手機記下，所以可否考慮例如在醫院門口設充電站；或讓急需的病人用設有安全裝置的插座，當然知道有了這設備，一定有大量人使用，醫院會超負荷，但你可以考慮用收費，限量限時，以排隊方式使用；總比鐵板一塊的硬措施好。私家醫院為什麼樣樣可以？相信是收費服務吧。

香港政府部門在設立公共措施時，許多情況是第一時間考慮會否被濫用，會就不搞了。而不是同時找出如何解決不被濫用的方法，令好的措施可實行，這與內地、台灣、日、韓等亞洲地區的管理思維不同。是否應該要改呢？

就如現在有些銀行就是設個錄音電話，指示你轉來轉去，又要入密碼，還要等一大輪也沒人聽，非常討厭。如今人人都有一大堆密碼要記，電腦、手機、信用卡，各類似的繳款，總之令人頭昏腦脹，真記不到，唯有選擇不用。如此管理方式真的有用？簡直是趕客，管理層似乎忘記銀行除了是盤生意，是經濟營運往來的渠道外，也應帶點服務大眾的觀念吧，手段太現實沒人喜歡去幫襯，門庭冷落何來旺場。

在台灣大多數遊客光顧的餐廳都自設wifi。充電站供客人用；香港的一些餐廳就連借個廁所應急也不肯，香港「好客之都」形象這幾年早已不存在了。

無聲世界

翠袖乾坤 余似心

無人是完美的，總有或大或小的缺點。年長了知道每個人的健康總有脆弱的地方，看是哪方面最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有些人患關節毛病、有些人糖尿、有些白內障……多年前開始發覺別人跟我說話時，我常反問：「什麼？」聽力差了，之後在人多嘈雜的地方，看到跟我說話的人嘴巴在動，卻聽不到內容，經檢查後證實是聽力退化。醫生說聽英文分外困難，因為幾個輕聲字母的發音如P、S、T等我較難聽得清楚，聲音斷了便不明白句子。聽廣府話較好，因為語音是逐一讀出，而且少鼻音和舌音。

我母親老年時聽力很差，這是遺傳了無法治療。我以平常心視之，看作這是我健康最脆弱的地方。再者心存感恩，喜歡繪畫的我戴上近視眼鏡仍能清楚看到東西，雙手仍能執筆，雙腿仍能跑，仍可自由地吃很多美味的食物，是的，弱聽是不幸中之大幸，猶如患上近視，戴上助聽器便能減輕不便。聽力變差，其實不是一夜間的事，這漸漸變弱的情況連自己也沒覺察。回想起來，以前一丁點聲響也會把我吵醒，後來先生夜歸早起離開這些活動對我已沒影響，我以為是自己太累了；在辦公室我可以更專注地工作，我以為是因為地方寬闊同事安靜；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專心地看書，我以為是因為投入。自從戴了助聽器，一下子世界的聲響完全不同了，辦公室的打字聲原來是那麼響亮的；香港地細公眾所場常人聲鼎沸吵得人頭痛；啊！怎麼四周這麼多人在講是是非非的……

無需要時我關上助聽器，世界寧靜原來是這麼可愛，別人卻不能把耳朵關上，弱聽也有優勢啊！母親對聽不到的說話感到很沒有安全感，總向壞處想，估計別人定是講她壞話故此「細聲講大聲笑」，經常不愉快。對我，聽不到的說話讓它隨風飄去，重要的說話其實不多，我更享受這寧靜世界。

「獎孝金」多面觀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最近一則新聞來自蘇州市一家護理院。這家護理院名曰「福星」——但其現在已然「星」光熠熠不假，至於其「福」則還有必要在此探究一番：這家護理院首創的「獎孝金」真會「福」澤那些住院的長者嗎？

還是先來弄清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從今年九月一日起，該護理院規定兩個月內，若子女看望老人累計超過三十次，則給予子女二百元「獎孝金」；若累計超過廿次則給一百元，若累計超過十次則給五十元。錢不多，不過還真管用；據院方精確統計，兩個月後，榮獲不同金額「獎孝金」的孝子孝女們總計二百二十七名，而該院現入住老人共計五百一十二人，應該說，這個比例比上半年的統計大有進步，可喜可賀。小狸對此一面觀不持異議。畢竟，「不管白貓黑貓，抓着耗子就是好貓」誰人不知？哪個不曉？

但人倫盡「孝」本事，也能用「獎金」來摻乎嗎？內地有一家大報讚譽這一「創舉」為「新激勵機制」，對這一「斷言」，小狸不敢苟同。小狸倒是記得偉大的愛因斯坦曾經說過：「不管時代的潮流和社會的風尚怎樣，人總可以憑着自己高貴的品質，超脫時代和社會，走自己正確的道路。」——這也就是說——我們中國的老祖宗早就說過：「百善孝為先。」——這還用說嗎？但如今——或時下，這麼「為先」的孝，不但「用說」甚至還要靠發「獎孝金」來「激勵」了。小狸不能不為此感到十分可悲。這也不可能不是小狸的又一面觀。另據報載，這家蘇州市福星護理院是一家集醫療、養老、康復、臨終關懷於一體的民營非營利性機構。但這「民營非營利性機構」就沒有成本之憂嗎？因為僅這兩個月「獎孝金」的額外付出，據統計即已達三萬多元。何以為繼？抑或諸多報道中均語焉不詳，這家護理院創設「獎孝金」究竟是僅搞這兩個月或幾次還是要搞到甚麼時候為止？還是一直搞下去？存疑。這也是於此「獎孝金」不能不有的一面觀。

但最重要的一面觀，小狸認為應該是這樣的：在荷蘭，一家養老院的長者們，像蘇州這家護理院的長者們一樣孤獨，他們的解決之道是把養老院多餘的房間「租」給當地的大學生們，但並不收其租金，而只是要求他們每月要花三十小時陪伴老人們。這個「代際溝通」的辦法不但在當地大受歡迎而且行之有效。還有一個例子，在美國西雅圖，有一個社會組織竟然把養老院和幼兒園開在了一起，巧妙地組成了一個「代際學習中心」。凡此種種，養老世界正屬「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支又一支的「紅杏」正熱烈招搖呢？

為什麼老守着一個「錢」子閉目塞聽呢？